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什么是所有权

[法] 蒲鲁东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什么是所有权

或

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

[法] 蒲鲁东 著

孙署冰 译

商 务 中 书 馆

1982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出版說明

蒲魯東(1809—1865)是法國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無政府主義者。他寫過許多理論性著作，其中重要的有：《貧困的哲學》(中譯本第一卷已由本館出版)、《論人類秩序的建立》、《社會問題的解決》、《一個革命者的自白》、《戰爭與和平》等。《什麼是所有權或對權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是他的一部成名作，初版發表於1840年。

在這本書里，他用新鮮的文体對私有制和維護私有制的各種論據給予了尖銳的批判。他認為，人類在權利方面是生而平等的，人人有權享有自己勞動的產品。因此，一個工人即使領取了工資，對自己的勞動產品仍然有自然的所有權。地主和資本家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扣留了勞動者的一部分產品，就是侵犯了他們的這種權利，就是一種盜竊行為。據此，他借用法國大革命時期布里索的一句話對所有權下了一個定義：“所有權就是盜竊！”這裡所說的所有權指的只是資產階級的財產私有權，而不是泛指一切財產的所有權。作為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他對於小資產階級的財產私有權卻極力加以維護。他認為小資產階級私有財產是一種“個人的占有”，而“個人的占有是社會生活的條件；……是一種權利”，取消資產階級的財產私有權而保留“占有”，就可以從地球上消除資本主義的一切禍害。他從小資產階級的观点出發，對共產主義制度也進行了攻擊，他說“私有制不能使平等和法律得到滿足”，共產制則“反對獨立性和相稱性”，“壓制智力上和情感上的自發性、行動和思想的自由；……用相等的美好生活來酬報勞動和懶惰、才幹和愚蠢、甚至邪惡和德行”。他所追求的“第二種社會形式”，就是一種“綜合”共產制和私有制的“自由”，也就是使一切人“平衡起

来”的小資產階級私有制。

馬克思曾經在寫給施維澤的信里稱贊過蒲魯東的這部書，認為“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所有權》，無疑是他最好的著作。這部著作若不是由於內容的新穎，至少是由於新鮮大膽講述舊東西的風格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但是馬克思也指出了，“在政治經濟學的嚴格科學歷史中”，這部書“未必值得一提”。因為蒲魯東在這部書里，對於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問題只是從一般權利觀點來考察，而不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把財產關係“就其現實形態即作為生產關係總和”來進行分析的，這樣就不可能揭露資產階級所有制的真正性質。在《論蒲魯東》一文中，馬克思還指出蒲魯東在本書中已開始暴露出小資產階級所固有的一種矛盾：“一方面蒲魯東通過法國占有小塊土地的農民的观点（後來通過小資產者的观点）來批判社會，另一方面他却對社會使用他從社會主義者借來的尺度。”本書發表後數年，蒲魯東在《貧困的哲學》中曾試圖從政治經濟學上闡明他所提出的問題，但是由於他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他不能正確地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他不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把他的理論發展成一種錯誤的矛盾體系，使自己深深地陷入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迷宮。對此，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作了全面、深刻的說明。

蒲魯東的理論曾經在拉丁語系各國的勞動人民中發生過重大的影響，在政治經濟學史和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研究蒲魯東的著作在今天仍然具有實際意義。因此我們在出版他的主要著作《貧困的哲學》以後，又把他的這部重要著作組譯出版，作為我國學術界研究蒲魯東思想的參考材料。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1963年2月

目 录

第一篇論文

序言	4
前言	24
第一章 这著作所采用的方法。——一次革命的想法	37
第二章 被当作天然权利的所有权。——作为所有权的 有效基础的占用和民法	67
第一节 作为天然权利的所有权	69
第二节 作为所有权的基础的占用	78
第三节 作为对所有权的承认和它的基础的民法	95
第三章 劳动是所有权的动因	109
第一节 土地是不能被私有的	112
第二节 普遍的承认不能证明所有权是合乎正义的	117
第三节 所有权永远不能因时效而取得	118
第四节 劳动。——劳动没有使自然财富私有化的固有能力	127
第五节 劳动导致所有权的平等	133
第六节 社会上的一切工资都是平等的	143
第七节 才能的不平等是财富平等的必要条件	150
第八节 从正义的观点来看，劳动破坏所有权	168
第四章 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	172
說明——定理	174
第一个論題——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它想无中生有	179
第二个論題——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哪里存在着所有权， 那里的生产产品的生产成本就会高过于它的价值	188
第三个論題——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因为有了了一定的资本， 生产是随劳动而不是随所有权发生变化的	193

第四个論題——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它是杀人的行为	196
第五个論題——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如果它存在,社会 就将自趋灭亡	202
第五个論題的附录:关于劳动的組織、工資的不平等和穷困現象 ..	213
第六个論題——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它是暴政的根原	224
第七个論題——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在消費它的收益 时,它丧失了它們;在把它們儲蓄起来时,它消灭了它們;在 把它們用作資本时,它使它們轉过来反对生产	226
第八个論題——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它的积累力量是 无限的,并且这种力量只能施展在一些有限的数量上	231
第九个論題——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它沒有反对所有 权的力量	233
第十个論題——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它否定平等	237
第五章 正义和非正义观念的心理学的解釋,以及政 治和权利原則的規定	239
第一部分——第一节 人和禽兽的道德感	239
第二节 初級的和第二級的社会性	245
第三节 第三級的社会性	252
第二部分——第一节 我們的錯誤的原因;所有权的起源	263
第二节 共产制和私有制的特征	270
第三节 第三种社会形式的定义: 結論	291
附件	
1840年7月22日給貝尔格曼先生的信	299
1840年8月3日給貝桑松学院各位院士先生的信	301
1841年1月6日給貝桑松学院各位院士先生的信	304
第二篇論文	
給布朗基先生的一封信	320
譯名对照表	468

第一篇論文

(1840)

“对于敌人,要求是永恒的”。

(Adversus hostem æterna
auctoritas esto)

十二銅表法

序 言

蒲魯东在写作他的那篇《关于星期日的讲话》时，已經看到一个关于探討和研究的整个計劃呈现在他面前。問題正是要去“发見并证实那些为了維持地位之間的平等而限制所有权和分配劳动的經濟法則”。如果要締造平等，首先就必須打倒所有权。他就立即着手进行这个工作。1839年12月間，在他写給他的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就隱約地談到他這項新的工作。1840年2月，他正处在热中于編著的高潮中。他給貝尔格曼指明了什么是他未来的工作計劃和方法：

“請看我工作的簡要进程：全部著作的主题；确定正义的观念、它的原理、它的性质和它的公式。

“方法。确定所有权中的正义观念；并且 1. 关于占用权，我通过分析证实了哲学家、法学家等等所想像的一切理論都不言而喻地把平等当作是必要的。平等是必然的定律，絕對的形式；在一切关于所有权的学說中，所有的人，甚至在背离它的时候，都不知不觉地在服从着它。

“2. 确定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中合乎正义的东西。我用同样的分析方法证明，經濟学家們所談的劳动权，無論他們对它具有何种方式的理解，并且按照他們自己的論据，它的結果是平等。但是現在平等并不存在，甚至有人主張它是不可能的。我却证明不可能的是所有权本身；它的不可能不是因为它被濫用了(per abusus rei)，而是由于它的本质(in se)；我证明所有权是荒謬的、毫无价值的，它在它的名詞中包含着矛盾，它导致无数的形而上学的胡說

和不可能的事；总之，它是事实上的，但它不是不可能的。

“这里是：按照以上所获得的一切真理，关于社会性、平等、自由、正义和法权的原理所作的陈述。

“随后是：通过那种方法而得到的形而上学的定律或公式在政治经济学、民法、政治学上的应用以及对这些科学的批判。

“最后是：对历史哲学和人类进程的研究。

“第一次在哲学上采用了一种真实的方法并且用一种适当的的分析法真实地说明了用直觉或摸索所永远找不到的事理，因为直觉和摸索是什么也不能证明的。

“总之，在这一切之中，我一点也没有把属于我的东西放进去；我寻觅，并且为了寻觅得更好，我给我自己造成了一个工具，给我自己制造了一个向导，在我将深入到它里面去的迷宫的門上，我系上了一根綫。然后，我絕不爭論，我对誰也不加駁斥，我认可一切的見解，我但求找到这些見解中所含有的东西。而在所有这些見解中所必然都含有的东西，对我來說，就是一个真实的原理、一个定理；我就在一个生理上的或者自然界的事实中去确实地找出这个原理的理由，然后我就从这个原理出发，以我起先曾經为了确定那个原理而从事归納时的同样严格精神，从事推理来进行我的科学研究。

“……至于这本著作的写作方式，虽然我絕對抽象地(in abstracto)来推論一切事物，可是我希望文体和理論的發揮既不至于缺乏生气，也不至于失去独特性。这一切，在一个为大家所热烈討論的問題上，必然会造成一本奇特的著作。”^①

几天以后，他給阿盖尔曼写信說：

^① 1840年2月9日的信，《通信集》第1卷第177頁。——原編者

“今天我写完了构成全部作品十分之一的第一章……”

“著作的文体将是粗獷的、激烈的；这种文体将使人感到过多的譏諷和憤怒；这是无可救药的毛病。当狮子饿的时候，它是会吼叫的。此外，我要尽可能避免掉到雄辯和文雅的文体中去；我推論、我总结、我区别、我駁斥；我不必再求助于修辞学。主题本身必然会引起一切人的兴趣，即使是万事不关心的人也会如此，不管他們願意与否。在哲学上，毫不存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但願所有权遭到不幸！遭殃吧！”

“……在一場激烈的决斗中，我必須消灭不平等和所有权。如果我不是瞎了眼，我相信所有权在我快要給它的打击之下，一定会一蹶不振，永远也起不来了。”^①

我們在这几句话里可以听到一种浪漫的、馬鞍后跟上的刺铁的鏗鏘声；这說明最独特的思想家也不能完全避免他們那个时代的影响，而且他当时正在全力以赴地写作，所以写信的措辞比較随便，这也是一个原因。蒲魯东急于要把他认为已經体会的真理向全世界呼喊出来，他拚命赶写。那本手稿只用了六个月就写成了。5月3日，他好像一个快乐的伙伴似的把那束花朵高插在屋頂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得意万分。

“我的著作已經完成并且我坦白說，我对它感到滿意……”

“你在看到我这样非常的自信时，你大概会发笑吧。我的朋友，这是因为我觉得，在科学上，从来沒有一个发现，能够产生像讀了我的著作所产生的那种效果。我并不是說只要它能被人領会，我仅是說只要它被人閱讀，旧社会就从此完蛋……”^②

6月底，他就分送了只印了二百本的那一版的最初的印本。蒲

① 1840年2月12日的信，《通信集》第1卷第183頁。——原編者

② 1840年5月3日給貝尔格曼的信，《通信集》第1卷第213頁。——原編者

魯東猜測他的書會不會使他成名，會不會不被注意或者會不會使他受到檢察機關的起訴。它使他贏得少數的讀者，其中很少是友好的，很多是敵對的。在後者中間，應該把他的母校貝桑松學院列在第一位。

為了甘言討好學院還是為了給它開玩笑——我們不大清楚，姑且說兩者都有。這也不過是多一個矛盾罷了——蒲魯東用一封刊載在前言的前一部分的信寫明他那篇論文是早獻給那個學院的。這種使資產階級和那省立學院的重要官員受到牽累的做法惹起了他們的惱怒並促使他們通過了一些嚴厲的決議。他們聲明同那本著作毫無關係並要求在以後的版本中取消那封信上的題辭。我們將要在第二版的前言中看到蒲魯東是以怎樣傲慢的態度答复他們的。但是還不止此；學院的一部分人員建議停止繼續給他獎學金。學院要求他解釋理由，於是蒲魯東就寄去了一封信，這是一篇答辯和一次解釋，同時也是一種還擊和恐嚇。我們可以在附件中看到那篇原文。

可是，在巴黎，在內閣會議上，人們討論要不要命令沒收這本著作並對作者進行起訴。這一次，他得到了經濟學家布朗基^①的拯救；後者不僅向道德和政治科學學院提出了一個報告，承認那篇論文具有科學研究的性質，並且還在司法部大臣維弗揚面前進行說項，勸他免予追究。像在1841年7月19日的信中可以看到的那樣，他還曾向商業部大臣庫能-格里台訥進行說項；在蒲魯東方面，他寫信給內政部大臣杜夏台爾^②，希望“當局了解他，不去為難他”。從1840年8月到1841年7月，差不多有一年工夫，他是在威脅之下度過的，並且冒着很嚴重的危險。

① 見本書第31頁原書編者的注釋。——譯者

② 見本書第220頁原書編者的注釋。——編者

蒲魯東的每本著作，尤其是開始的部分，對於還沒有習慣的讀者來說，總是極為複雜的，因為他不但沒有簡化他的提綱和為了明晰起見而犧牲多余的部分，他反而採納了类推、演繹和那些對立面所能使他插進去的一切東西。具有異常稟賦的蒲魯東標榜他是十分輕視文學這個職業的，他不允許對藝術工作者說是應有的那些刪節。他要把他所想到的一切都放到他的著作中去，不怕重復，甚至不怕矛盾。

在這第一篇論文中，這點特別顯著；這篇文章具有很多年輕作品的特征。在發表《關於星期日的講話》以前，人們曾經責備這位初出茅廬的作家的文字有點“累贅”，並且他曾經“自加譴責”。這一次，批評家沒有對他提出意見。但是我們不必對此有所抱憾；雖然讀者在這裡不得不比平常稍稍多費一些勞累，但他們可以從書中那些卓越而丰富多彩的插曲以及論戰的激昂中得到補償。這是一種荷馬史詩式的戰鬥，其中不乏對於敵方的訓誡，甚至謾罵。

但是閱讀第一篇論文的主要困難在內容過多方面還是比較小的，更大的困難是由於我們通用的語言中的一些名詞如所有權、占有、租金等等，在書中都改變了它們尋常的意義而著者卻沒有在適當的時候把一些相當精確的定義告訴我們。

“所有權就是盜竊；——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它是殺人的行為；——如果它存在，社會就將自趨滅亡；——在消費它的收益時，它喪失了它們；在把它們儲蓄起來時，它消滅了它們；在把它們用作資本時，它使它們轉過來反對生產……”當人們讀了這些顯然透露出要使資產階級感到驚愕和恐懼的願望的用語時，就會引起人們想離開一個喜歡吵鬧和講前後矛盾的怪論的狂熱分子的意圖。坦白說吧，這本書的編寫並不是為了爭取胆小的讀者的。

但是，蒲魯東曾經對一些人寫道：“我的姓名像你們的一樣，是

真理的追求者”；人們如果是在這些人中間的話，那麼只要跟着他走几步路，就不能再離開他了。人們就被卷了進去，並且不能立即覺察到，在這個思想意識的爭論中，他們是脫離了實際的；他們必須使自己蘇醒過來，才能注意到，在他被戰鬥中飛揚起來的塵土迷糊了視覺，在他被他的沸騰的狂熱所激動的時候，他也會把他的那些朋友狠狠地打几下的，並且也會用他的武器使他自己受傷的。〔例如，〕他確信有一些應該由理智去發現的社會規律存在着並以此作為他的行動基礎，可是他却毫不遲疑地指出：“人類只有在努力觀察之下才會變得能干……在思考時，他會有錯覺；在推理時，他會弄錯而自以為是對的……”他又說：“我不應該隱瞞這樣的事實：在私有制或共產制〔這是他無論如何不願意要的〕以外，誰也沒有認為可能有其他的社會……”矛盾？這好像是難以否認的，雖然不是無法加以解釋。但是自相矛盾是那些以這樣多的真誠和同樣多的熱情去追求真理的人的命運。米蓋爾·德·烏納穆諾^①在談到帕斯卡^②時注意到有這種情況，同時也影射到蒲魯東：“……他的邏輯（這是指帕斯卡的）不是一種辯證法，而是一種爭論；他在正題和反題之間不去找出一個合題來；他是像蒲魯東那樣處於矛盾之中；後者是一個具有他自己的風格的帕斯卡派。”^③可是，為了從矛盾中解脫出來，蒲魯東有一種方法：鬥爭，為了求得真理而戰鬥，既不對休息的需要讓步，也不對懷疑讓步，懷疑是具有聰明頭腦的人會在它上面安睡的、柔軟的枕頭。蒲魯東的這種態度使得人們在閱讀他的著作時感到興趣盎然並且可以有所收獲；但它們却不能

① 米蓋爾·德·烏納穆諾（1864—1936），西班牙作家、哲學家和政治家。——譯者

② 帕斯卡（1623—1662），法國哲學家及物理學家。——譯者

③ 見米蓋爾·德·烏納穆諾，《垂死的基督教》，第117頁 巴黎里台書店1925年

他这种閱讀变得容易理解。

在这里，我們願意給那些对于泄露秘密的向导人并不抱有不可克服的厌恶成見的讀者指出几点标记，以便让他们更快地、并不那么疲劳地到达終点；当然这种向导可以节省讀者的時間，但是他也妨碍他們自由地領会游覽过程中的一切奇遇；总之，我們願意为他們服务，如同在几年以前，貝尔多先生的那本著作給我們服务一样^①。

蒲魯东的著作是沒有教条性的。由于他的爱好战斗的性格，他写作时差不多总是針对着某一个人的。在这第一篇論文中，他所攻击的是那些保卫私人财产基本原理的理論家。也有几頁、几句恶言是反对圣西門^②派和傅立叶^③派的社会主义者的。但是因为他們受到的抨击，主要是在第二篇論文中，所以这里我們只談那些对于保守分子的斗争。

作为平等的保卫者和拥护者，蒲魯东曾經看到摆在他面前的

版。——艾米尔·法盖^①在那部《十九世紀的政治学家和道德学家》的第三輯（第164頁）中写道：“在蒲魯东的思想中，各种观念的糅弄是这样的诱人，所以互相对立在他說来是一种欢乐、一种劇烈的并且稍許有古祖魯的欢乐、一种狂热的覺木家的‘醉’。这里面也許有些是真实的，但是蒲魯东具有这样的一种真誠，所以德·烏納穆諾先生的注解就显得更加深刻了。如果把蒲魯东看成是一个卖弄学問的人，那就是沒有了解他。——原編者

① 艾米尔·法盖(1847—1916)，法国文艺批評家。——譯者

② 貝爱美·貝尔多《比埃尔·約瑟夫·蒲魯东和所有权。一种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巴黎奇阿尔和勃里埃尔书店1910年版。——貝尔多先生把說明蒲魯东关于所有权的观念的进展过程作为他的任务，他曾經設法把后期的作品来解釋起初的几篇論文，如果孤立地閱讀一本初期的著作的話，就会对蒲魯东思想中含糊或錯誤的地方更加感到明显。这个蒲魯东思想只是通过不断的努力才慢慢地得到开展和明确起来的。所以在着手研究蒲魯东关于所有权的許多著作以前，閱讀貝尔多先生的那本书是一定会有益处的。——原編者

③ 圣西門(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譯者

④ 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譯者

所有权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他曾研究那些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过去怎样以为可以证明所有权是正当的。他在他们的著作中所发现的东西不无理由地使他感到愤怒；于是他就以一种天真的热情——照经济学家布朗基说就是“以一种可怕的蛮直”——对他们的学说发动进攻。

所以，第一篇论文主要给我们说明的，就是蒲鲁东反对了保卫所有权的理论家。但是为了和他们作战，他自然就不得不来到他们的场地上，并且这就说明了这种才气横溢的在形式上往往是很有趣的论战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兴趣。

最早的经济学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学家未曾给所有权一个很严格的批评。对他们来说，所有权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基础。他们还曾给它杜撰了一些称号而未曾想到这些称号会遭到物议。像蒲鲁东所写的那样，他们理应受到那种对任意制定的法律过于顺从的责备。而且他们对于法律有一种完全抽象的看法。他们把它当做绝对的、概括的和一成不变的。总之他们还是同大革命时代的立法者和《民法法典》的编纂者很相近；这些立法者和编纂者欣然地认为他们是为了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人类而从事立法的。

在大革命后渴望着休息和社会安定的资产阶级为了歌颂所有权曾经采用了一些辞句；要我们对这些辞句得到一个概念，如果去翻阅他们所写的册数众多的巨著，那是不可能的。一篇转载的文件就够我们看的了。在达尔布里埃奇先生的《试论所有权》^①中，就可以找到一张满载着摘句的一览表。这些摘句说明了在第一帝

^① 达尔布里埃奇·《试论所有权》，第2章，巴黎奇阿尔和勃甲埃尔书店1904年版。——原编者

国和王室复辟时期^① 那些把脖子縮在他們圍成三道的領帶中的法国人昏庸到怎样的地步。当时，关于所有权，人們至少可以說的是它具有“神圣”的性质。可是对于德莫隆布來說，这还不够；它是“出自神授”的。巴斯夏^② 以一种动人的天真写道：“那些富有和閑散的人呀…… 人們叫你們交出财产來，而使你們更加恐惧的，那就是替你們申辯的辯护者們含蓄地承认，霸占是显然的，但它是必要的。至于我，我却說：不，你們並沒有掠取上帝所賜予的东西。也許你們只是为了自己着想，但是你們的个人利益本身就是那无限先知和无限明智的天意的一种手段……”对于拉布賴^③ 來說，也是“所有权是神的制度”。还有，对埃罗^④ 來說，“所有权的观念是这样的光輝燦烂，所以它像太阳一样，照耀着那些辱罵它的光明的人。”

所以，甚至不許可加以討論。国民公会在 1793 年 3 月 16—22 日已經发布过命令：“凡提出土地改革法或提出其他一切推翻土地的、商业的和工业的所有权的法案的均处死刑。”出版法曾經重复了相同的禁令，埃罗贊成这个不准討論的禁律。“当立法者认为一个原则是根本原理时，他就应当使它不受到爭論并用刑事制裁來保障它，他沒有比这更加合法的权力和更加神圣的責任了……反对所有权的学說是犯罪的并且是属于刑法范围的。”

因为蒲魯东敢于使所有这些不同的证言都受到一次科学的分析，回答他的是一片憤然不平的譴責聲。梯也尔^⑤ 为了要上升到最高座位上去會不得不把蒲魯东的那本关于所有权的著作作为他

① 第一帝国指拿破仑称帝至退位这段时期(1804—1815)，王室复辟时期指拿破仑退位后至大革命前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复辟这段时期(1815—1848)。——譯者

② 巴斯夏(1801—1850)，法国經濟学家。——譯者

③ 拉布賴(1811—1883)，法国法学家。——譯者

④ 埃罗(1828—1885)，法国哲学家和文艺批評家。——譯者

⑤ 路易·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家，他在 1871 年血腥鎮压了巴黎公社后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譯者